

# 2022 我爱哈尔滨 征文

主办单位: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哈尔滨日报社

## 哈尔滨,桥上的旅行

□ 徐亚娟



画,色彩拼成的世界。

世界,色彩拼成的画。

夏日黄昏,松花江畔,火红的夕阳恋恋地踱向不远的地平线,染红了宽阔的江面。一条红色绸缎,沿江水漂下来,浸染了脚下的堤岸、船舷。不知游人是否察觉到,你我也被这匹红绸包裹成江畔景色的一部分。在别人的照相机或手机里,留下优雅的情影。

此刻,夕阳似纯情少女,娇羞温存,与你亲近。

此刻,你与夕阳近在咫尺,只隔一个镜头的距离。

堤岸刚毅肃穆的面容,忽地温柔起来。漫漫长堤被红色台阶截成数段,浮雕般凸起,蔚为壮观。堤坝林荫路上的老树舒展腰肢,高举手臂,沐浴暖意的温煦。逆光让这些树木身影漆黑,一枝叶,轮廓清晰。宛如手指的树杈间透出的夕阳,像极了金戒指上镶嵌的红玛瑙。

巍峨的防洪纪念塔,被涂上了“金身”,俨然成了金红色“宝塔”。跨江大桥,“变身”为一串“彩虹桥”。飞过来,飞过去的银白色动车,如同丘比特的爱情之箭,射向彩虹里。悬在空中的索道和缆车,如同写在蓝色五线谱上移动的音符,是美国著名作曲家格什温那一曲爵士风情的《蓝色狂想曲》吗?曾在江畔夕照下,乘坐空中缆车赏落日,把自己放飞到夕阳的上方。第一次低头看身下黑土白水间一轮红日,缓缓向松花江来处落下,温馨可爱至极。才觉得,夕阳和太阳是两回事。差别呢,形,多一个“霞”字;色,多一个“赤”字;意,多一个“情”字;境,多一个“幻”字。落日熔金,一定要有江水才能稀释夕阳依依的情怀,才会把一江碧水,沸成金光一片。分明是把江水镀上一层厚厚的金箔,江水似因“含金量”而凝滞。江鸥点点,在身下的辽阔江面遨游,分不清是在空中还是水里。有几只,干脆“坐”在水面上,欣赏夕照。谁想,这些江中的诗句,自己也成了这美景中的一景。

## 江畔夕照

□ 蒋 葵

远处,银色的哈尔滨大剧院忽地改变了属性,放着金色的光。这白天是很,黄昏是金的曼妙身姿,更加妩媚迷人。

夕照的步履蹒跚,城市的肩膀,随夕阳的脚步,晃了又晃;喧嚣了一天的城市,把噪音压低,低成了静音;摩天大楼们放下笔挺的身姿,为缓解一天的疲劳,悄悄把身子在地上伸展伸展,直至伸到暮色里;辛劳的人们也把紧张的心情,放归自家的乐园;夜生活的帷幕,刚刚拉开半扇……

此刻,江水微醺,凝脂;

此刻,世界静寂,恬淡。

只有江畔夕照,兀自默默延展画卷。

一幅宽幅长卷的彩色《江畔夕照图》。

可惜,我不是画家,没有画家的慧眼和技艺。只是觉得眼前的景色,美,美轮美奂。这是怎样美的一幅名画啊!我猜测,油画恐难以细致入微,国画的写意似也不适合,当是工笔重彩好些?这美景,怎样渲染都不为过。

夕阳,有时是一颗鲜红的印戳。有时像一枚鸡蛋。仔细瞅瞅,仅外面很大的晕圈,就包含了从绯红到深红多少重颜色。而包含在里面的,是大大如同鸡蛋黄一样的黄得发白的“日心”,且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夕照中的江水,忽而,“天际霞光入水中,水中天际一时红”;忽而,“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忽而,“霞低水远碧翻红,一棹无边落照中”。

偶或,“云意不知残照好,却将微雨送黄昏”。一阵微雨过后,天空会出现一道彩虹,让天空不再空。抚着如练碧水,流向仙境。偶尔,会看到不常见的两道彩虹。“忽惊暮色翻成晓,仰见双虹雨外明”。这稀见的景色,魅力无限。明白人知道,第二道彩虹称作“副虹”,学名为霓。与虹常组词霓虹。其颜色,同为赤橙黄绿青蓝紫,却是相反方向排序。如此说来,彩虹就有了性别,也一定会有爱情。夕照、彩虹、松花江,此时是一阙词——《满江红》。“望斜日夕照,渐沈山半”“烟漠漠,波似染”“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夜落”(柳永《满江红》)。据说,此词牌名在唐代时就叫《上江虹》。

漫步在江畔夕照里,江水寂寂,长堤默默。可以举起手机拍照,留下这美妙时刻,留待空闲时欣赏。亦可什么都不拍,专心细致地看、欣赏、品味、体验、联想,把眼前美景印在心灵的底片,留待空闲时回味。可以施展出全部才华,浮想联翩,用世间最美的词汇赞美这醉人的浪漫景色。亦可什么都不想,就这般让夕照霞光牵着你的手,沿着诗情画意的松花江畔,曼妙轻盈地徜徉……

作者 |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干部

有水的地方自然就有桥。

哈尔滨这座城市地处松花江流域,水系纵横。“松花江水波连着波,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这首歌唱出来的松花江水,是“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诗句中汹涌澎湃的水,这里的桥,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诗句中气势磅礴的桥。松花江水,不是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水,松花江上的桥,也不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桥。

居住在哈尔滨这座城市,从松花江南岸到北岸,从北岸到南岸,桥是每天行走的道路。对于桥的关注,来自于对道路的选择。哪座桥距离目的地更近更便利,哪座桥车流更通畅,哪座桥行车更安全。习惯了桥的存在,习惯了桥的实效性,自然也习惯了桥的拥堵。习惯了在拥堵的桥上,看松花江流淌的风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座城市变得开阔了。道路开阔了,空间开阔了,带动了城市里生活的人们,眼界的开阔,格局的开阔。行走间,计算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人们,开始在桥上驻足,原本风景和心情一样可以纳入到行走质量的考量范围。行走间,满怀桥路人的心情,也拓宽些许空间盛下了诗人的情怀。这桥,容下了拥挤的车流人流,也容下了路人的天马行空。

去年国庆节,两位好友来到我的城市,令我着实紧张了一下。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打卡,他们一位是画家,一位是摄影师,行路八方,阅风景无数,我不知道该如何把我的城市做成一张精美的图片,印在他们那本已经颇有厚度的相册里。稍作思考,还是在我的心里把这城市的旅游打卡地逐一整理,在规划江南江北行程路线的时候,这些桥灵光突现般出现在我的眼前。或许,这座城市的桥,才是和这样的旅人最相匹配的风景。

傍晚时分,从机场向市区方向行走,避开晚高峰,我驱车直奔阳明滩大桥,这座桥有缓缓的弯道,有缓缓的坡路,有欧洲建筑风格的桥头堡,有拱形尖顶,小洋葱头的桥塔以及简洁别致带着俏俏弯曲造型的灯柱。这座桥长达7133米,60公里的时速在这座桥上通行,低头能赏松花江滩涂河道湿地,远眺能一览哈尔滨新区高楼大厦的风貌。目视前方,会让人联想到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和伦敦泰晤士河上的塔桥。

开阔的道路,欧洲建筑风格,还有桥下从滩涂湿地到江面的渐行渐近,令这两位长途旅行略显疲惫

的朋友一下子端正了脊背。

如果说,哈尔滨这座城市是一本书,此时此刻,我把阳明滩大桥做成了这本书的封面。

重返松花江南岸的行程,我驱车驶入了松花江公路大桥。此时,这座城市已经华灯初上。国庆节里,目光所及的几座大桥都亮起了灯光,松花江上变成了灯光秀场。

阳明滩大桥、松浦大桥、松花江公路大桥、百年滨洲铁路桥,一桥一风景,一桥一幅画。也是这灯光璀璨的瞬间,我灵感顿开,决定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要专门带朋友们走走哈尔滨的桥。我要给我的朋友讲讲哈尔滨这些有故事的桥。

1901年通车的滨洲铁路桥,如今是一座已经“退休”的观光桥。一座百年铁路桥,历经风雨洗礼,在迟暮之年再次靓丽登场,红遍旅游界,不能不说是桥世界里的神话。

和这座桥比邻而居的,是2014年刚刚通车的松花江上第一座高铁桥,造型简洁,闪亮的钢结构,带着笔直高速直通远方的霸道和舍我其谁的江湖霸气。两座桥在松花江上相距不过百余米,老桥沧桑沉稳,新桥英气逼人。

在城市的市郊,还有不被人们所瞩目的王万跨江铁路桥和四方台公路大桥,在快速通过的汽车和呼啸而过的火车之间,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两座大桥的存在。

在这座城市里,地标性的城市枢纽位置是哈尔滨市松花江公路大桥,这里是无数公交汽车的站点,是人们说起这城市的无数个标志性语境之一。似乎没有人关注这座桥的前生后世,没有人关注这座桥的生辰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座蝶形桥堪称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来到这里的人们都会在桥头的摄影摊上拍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相比其他几座桥的新潮时尚,这座桥和这座城市有着更亲密的感情和更接地气的融合。在这座桥上,有汽车,也有自行车,还有很多徒步甚至散步的人,全长1.5公里的长度,在从前那是不可思议的长。如今,桥上通行,无论是车行还是步行,如果不是江风吹过,如果不是有意放慢速度,如果不是特意去关心一下江水的起落,这座桥还真像是就一段平常的路。

在公路大桥江北段的左右两侧,就是见证哈尔滨这座城市无限荣光的太阳岛公园和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

从1986年开始服役至今的松花江公路大桥,就那么沉默安静地矗立在那里,见证这座城市人们的成长,看松花江上水草丰美冰雪如画。

在关注这座城市这些桥的日子里,我才知道,这几座大桥,最长的是2011年通车的阳明滩大桥,全长7133米,最短的是2004年通车的四方台公路大桥,全长1268米。

站在松花江岸边,放眼松花江,从这些桥的长度可以体会江面的窄窄宽宽,江水的急急缓缓。这样的桥是立体的,这样的松花江也是立体的,这样的城市也是立体的。

哈尔滨这座城市到底有几座跨江大桥?我把这个问题,发给了我熟悉的、热爱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几位老师。等了好几天,我也没有收到标准答案。好在大家不约而同,为我的这个问题做了各自不同的补充。铁路桥梁专家给我发来了建于百年前的滨洲铁路桥和建于八十多年前的铁路东江桥的详细资料,摄影师朋友发来了松花江大桥的灯光秀照片,作家朋友发来了小说里描写这几座桥的文字。

作为一个热情好客的东北人,无论坐在哪座城市的酒桌上,我都端着酒杯摇旗呐喊,一定来俺家溜达溜达啊,俺们的城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丰厚的黑土地为背景,红衣绿袄分外妖娆,丝毫不顾忌背后窃笑的上海,撇撇的北京,掰着手指头数年轮的桂林,摇着蒲扇之乎者也的济南……当然,可能还会有个根本就不屑于加我微信的深圳。

那又怎么样,我想告诉他们,邀请是真诚的,风景是实在的,除非你不肯来,来了,我必会带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哈尔滨。

这样的词句,无论听起来都有几分旅游推介大会的风格,而对于我来说,其中的真诚和自信也自有出处。哈尔滨的水,是波澜壮阔的松花江水,哈尔滨的桥,自然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桥。

行走在哈尔滨的桥上,不是赶路,是旅行。

作者 | 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铁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会计师



## 呼兰河口看“海”

□ 徐平涛

呼兰河口湿地位于呼兰河、松花江交汇处,面积38.5平方公里,是国内最大的城市湿地,也是消夏纳凉的好去处。

夏至刚至,连雨初霁。我们吹着夏风,寻得这光阴留住的清凉所在。站在呼兰河入江口,烟波浩渺,滩岛星罗棋布,棹道九曲回肠,鸥鸟翔集,芦苇荡漾,令人心胸豁然开朗。

心静安然,心境美妙,仿佛面朝的不是河,不是江,而是大海!那容纳百川的博大,那深藏若虚的情怀,那永不停息的奔流,真有的辽阔、海的深沉、海的壮美,可入诗,可入画,可入镜头。

而这不是海,是江,是河,是另一番水天一色的湿地风光。

有微微的声音掠过,轻轻地,那是夏夜的风,带着水雾,带着草的气息,带着荷的清香,带着浅浅的笑容,有些摇曳,有些欣喜,有些陶醉。

漫步香蒲大道,落日的余晖斜照在水面,半江瑟瑟半江红,让人感受着生活的美好。栈道、木桥横架在呼兰河口湿地上,奔月长廊、逐日长廊连接着日月广场、月亮滩、星星岛、太阳滩,人行其上既可零距离接触湿地原生态风光,也可远眺岸景水色,感受原滋原味的大自然景观。此时的河口湿地,水草茂盛,满眼苍翠,湿地的芦苇、香蒲、野鸭、江鸥……远处水面开阔,水的尽头是城市,若隐若现,海市蜃楼一般,一切宛如海滨,又仿佛在江南的水乡里。

呼兰河口,好一派水墨丹青的城市湿地风光!

我深深地陶醉于呼兰河口湿地的原生态景色,却惭愧于无力捕捉它的神韵,只知道,在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季节,那盈溢于空气中的馨香,早在我们的含笑注视中,嫣然摇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一丝温情,一丝感动,都化作沉醉于湿地景致的诗句,幻化成升腾在内心的美好意境。时光正好,静水微澜,苍翠欲滴,夏花嫣然。呼兰河口湿地就这样以柔美温婉的风姿,迷离着游人流转的眸光。

友人盛情,晚宴在游船中举行,湿地游安排在第二天。菜肴甚是丰盛,地道的河鱼江虾,绿色鲜蔬。夜幕低垂,灯火璀璨,窗外是清静的呼兰河水,水上是氤氲的灯光,不知是景色醉人,还是不胜酒力,倒真有些分不清哪里是水色,哪里是天光。就在这水边,我们又上演了烧烤大全,口福得到满足,身心彻底放松,灵魂却愈加收敛。这样的夜晚,梦想在风里翻飞着,因为知道有些梦想还要追逐,所以,才能如许努力着,从容着,期冀下一个季节的景色。

朋友们都睡去了,在这寂静的夏夜,远离喧嚣,偶有蛙鸣,想枕着水声,安静地睡去,在月光里做一个安静的梦,却辗转难眠,辜负了这安宁的夜。

想起《菜根谭》里的一段话:“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间,烟霞俱足;会景不在远,蓬窗竹屋下,风月自赊。”是啊,如果善于领会大自然的情趣,并不需要太多的奇花异草,只要看到一个小小的池塘和几块石头,就能像

置身名山大川一样赏心悦目。领悟大自然的情趣,也不必跋山涉水去远方,只要在茅草窗、竹檐下静坐,让清风拂面,明月照人,就足以使人感受到无比惬意的清爽自在。风景在路上,心也在路上。

有时,憧憬采菊东篱下的超然,可岁月常常推着我们去忙忙碌碌,在滚滚红尘中身不由己;有时,想把名利淡忘,可患得患失的情绪撩拨着烟火中的欲望,欲罢不能。

幸好,有呼兰河口湿地,家门口的“大海”,家门口的风景。

生活给予的美丽,更需要我们用心欣赏。呼兰河口的“大海”,不仅是眼前的辽阔,更有内心的平静。其实,心中有海,眼里才有辽阔。

然而,亲近湿地此行终未成行。早餐后因事返程,不能与大家一起来临河近水,也未能拜谒着红故里,领略呼兰老城的三教九流。也许缘浅,也许遗憾,但毕竟留下再来的理由,期待圆来了心愿。

人生,有很多转角遮掩了路边的风景,又总会有不经意的景色出现。其实,内心的安适才是人世間最美的风景。只要心中有景色,人生何处不风光。

我在心中与“河口大海”作别:初见,已是惊艳,再见,必更倾心。

作者 |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大  
常委会办公室主任